

諸葛亮集



諸葛亮集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人民路36號)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8¹/₄印張·193千字

1960年8月第1版 1974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0018·282 定價：0.72元

出版說明

諸葛亮(公元一八一——二三四四年)，字孔明，琅琊陽都(今山東沂南縣)人。他是三國時代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。

諸葛亮早年得到劉備的信任，在著名的隆中對中，他向劉備提出進取荆、益，結好孫權，革新政治，積蓄力量，準備條件，統一全國的建議，表現了他對當時形勢的清醒認識和深刻分析。後來他幫助劉備建立蜀國，擔任丞相職務；劉備死後，諸葛亮又長期主持蜀漢的軍政大事，推行法治路線，對於西南地區政治、經濟的發展，起了有益的作用。

諸葛亮在蜀國推行法治，以持法謹嚴著稱。他曾特地為後主劉禪手寫申子、韓非子、管子、六韜等書，另外還勸導他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」。三國志的作者陳壽，曾稱諸葛亮「科教嚴明，賞罰必信，無惡不懲，無善不顯」，又說他「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，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」。在蜀漢政權建立以前，四川的地方割據勢力劉焉劉璋集團，繼續奉行東漢末年以來放任豪強兼併、為非作歹的腐朽政治，諸葛亮極力革除這些劣政，制定漢科(律)，「威之以法」。當時人會稱贊他「賞不遺遠，罰不阿近，爵不可以無功取，刑不可以貴勢免」。在蜀漢政權前期，豪強地主那種「專權自恣」的情況有所改變，政治較為穩定，生產也有所發展。

諸葛亮繼承了法家的「耕戰」傳統。他重視發展農業生產，在漢中地區屯田，經常用一千多人維護都江堰的水利工程。蜀國當時還設立司金中郎將，製造農戰器械；設立司鹽校尉，管理鹽的生產。相傳諸葛亮還設計製造了一些新的武器和運輸工具。

當時在南中（相當於雲南、貴州和四川南部）地區的少數民族，與漢族交錯居住，在經濟和文化上彼此有密切的聯繫。諸葛亮注意聯合少數民族，任用少數民族中願意與蜀漢政權合作的上層人物為地方官吏。他還介紹和提倡一些先進的生產技術。諸葛亮的這些措施，對於西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各族人民的融合，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。

諸葛亮重視訓練有紀律的軍隊，作戰時注意調查研究，觀察地形。據隋書經籍志、唐書藝文志等的記載，他還有兵法、將苑等軍事方面的專門著作。

當然，諸葛亮畢竟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家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，他還不能擺脫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，這在他的著作和有關他的記載中都有所反映。今天，我們應當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、觀點和方法，對諸葛亮這個歷史人物給以科學的分析和評價。

爲了研究法家著作的需要，我們這次重印了原會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出版的諸葛亮集。這個本子是根据清張澍編的諸葛忠武侯文集整理校點的。全書分文集四卷，附錄二卷，故事五卷，共十一卷。文集部分是諸葛亮的著作。附錄中的卷一是三國時人的文字，其中有劉備、劉禪策諸葛亮的詔書，有他人與諸葛亮的書信，差不多都是從三國志中輯出來的；卷二是後人所作關於諸葛亮的論、贊、碑、銘。

故事輯集各書中的有關材料，分列諸葛亮的家世、遺事、用人、制作、遺蹟五門。在明清人所編的十幾種諸葛亮集子中，張澍的這種編排體例是較為可取的。但張澍所輯的許多後人論述，有不少是站在儒家的立場，竭力誇張諸葛亮忠君的正統觀念；另外的許多記載把諸葛亮渲染成神話式的人物，帶有明顯的迷信色彩。對於這些材料，當然就更應該加以分析批判。

我們這次用原紙型重印，改正了一些錯字和標點。原來從清人姚振宗的三國藝文志中輯成的諸葛亮著作考，仍列於卷首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一九七四年七月

編輯諸葛忠武侯文集自序

張澍

按蜀志本傳、諸葛氏集目錄二十四篇，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。晉書陳壽傳、壽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，即蜀志之二十四篇也，非獨哀其文，並其言與事而亦載之。隋志，諸葛集二十五卷。唐志，二十四卷。中興書目，亮集十四卷，後二卷錄傳及碑記，其前十二篇，章句頗多，字數乃少。明王士驥集武侯全書二十卷；楊時偉以王書蕪累，更撰諸葛忠武全書十卷，亦無財擇。本朝朱麟輯諸葛武侯集二十卷，遂寧張鵬之忠武志全襲之，庸俗詩文，盈汗篇牘，侯之著作，反多遺漏。張氏又增白浮鳩一篇，乃吳人苦孫皓之暴而吟者，亦混簡編，其疏可知。澍搜采散逸，較諸本增益倍蓰，編文集四卷，附錄二卷，別撰諸葛故事五卷，都爲十一卷，而論之曰：

諸葛氏之相季漢也，九州鼎沸，尺土無階，決策投眊，式啓疆宇，赤兌之日再中，謹慎之懷彌固，謂非伊、呂同儔而管、樂爲伍哉！觀其討賊自効，北出南征，將窮詐力於瘡痍之鄉，脫赤子於豺狼之吻，曾帥七禽，祁山六出，獲懾天威，懿甘巾幗，斯其將略何如邪！若乃託孤受寄，忠盡篤棊，主不疑偏，下不忌傾，吏革姦頑，民安勞苦，秤心無輕重之倚，峻法泯秋毫之怨，此賢愚咸忘其身，仇敵亦仰其治與！儻天心祚漢，火井復然，虎視龍驤，吞吳并魏，縣金刀之甲子，拓玉壘之山川，吾知禮樂可興，刑法可措，雖留侯之贊草創，高密之翊中興，亦難方茲籌策，並乃宏規。何以渭濱之師未捷，郭塢之星遽隕，黃皓媚子，箕舌遂張，譙周老臣，降表斯送，豈非數哉！彼崔浩纖生，笑其委棄荊州，退入巴、蜀。誘奪劉璋，僞連孫氏，守窮

崎嶇之地，僭號邊陲之間，可與趙佗爲偶，難與蕭、曹爲亞；是乃莠言，不足置辯矣。昔司空張華謂李密曰：「孔明言教何碎？」密曰：「昔舜、禹、皋陶相與語，故得簡而雅，誥與凡人言，宜碎。孔明與言者無已敵，言教是以碎耳。」嗚呼！讀忠武文者，當以是求之。

答客問

張澍

予既纂忠武侯集成，客有問者，曰：「吾子體慕諸葛，萃薈遺文，咸有依據，厥意良勤；而塗改陳書，靡所回護，毋亦過於勇決乎？」予曰：「是固承祚之隱衷，必賴後世更正者也。慨自炎精淪幽，天光分耀，昭烈宗系，建國爲漢，帝制拓規，當時詔誥盟誓，大義炳然也。而平陽相委贄典午，曲徇時情，妄加蜀稱，失其實矣。且改元頒曆，緒紹正統，乃儕諸南唐廢王，貶損尊號，尤爲不倫。夫立言必正名，名正斯言順，以諸葛之解帶輸誠，翊贊季興，斥絕二邦，有同芻狗，而於對命陳詞，呼所至尊，輒曰先主，恐非臚臆之所肯出也。故知易漢以蜀，更帝曰主，乃敵國之醜詞，著作之虛錄矣。昔劉知幾論後漢劉玄列傳，以爲東觀秉筆，容或諂於當時，後來所修，理宜刊革，正此類也。宋蕭常祖習鑿齒之說，改修三國志，爲續後漢書十卷，以帝蜀黜魏。元趙居信宗資治通鑑綱目之例，撰蜀漢本末三卷，以蜀漢爲正統。郝經撰後漢書九十卷，大旨與蕭常同；復作八錄，以補陳志闕略。謝陞撰季漢書五十六卷，紀劉氏爲漢，列吳、魏於世家。是曩來通亮之儒，皆用訾詆，而常璩反沿西充之志，裴松竟無糾駁之文，未免構昧，不察阿枉矣。顧炎武曰：「今之君子，既非曹氏、司馬之臣，不當稱昭烈爲先主。」而姚燧曾以朱仲晦書帝禪以後主爲舛，是卽予稱

漢稱帝，改陳氏之愷也。①

①我們這次整理，凡張澍本人的案語稱劉備爲「先帝」的，仍作「先帝」，其他則據所引原書更改。

諸葛亮傳

陳壽

諸葛亮字孔明，琅邪陽都人也。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。父珪，字君貢，漢末爲太山郡丞。亮早孤，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，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。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。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，往依之。玄卒，亮躬耕隴畝，好爲梁父吟。身長八尺，每自比於管仲、樂毅，時人莫之許也。惟博陵崔州平、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，謂爲信然。

時先主屯新野。徐庶見先主，先主器之，謂先主曰：「諸葛孔明者，臥龍也。將軍豈願見之乎？」先主曰：「君與俱來。」庶曰：「此人可就見，不可屈致也，將軍宜枉駕顧之。」由是先主遂詣亮，凡三往，乃見。因屏人，曰：「漢室傾頽，姦臣竊命，主上蒙塵。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術短淺，遂用猖獗，至於今日。然志猶未已，君謂計將安出？」亮答曰：「自董卓已來，豪傑並起，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。曹操比於袁紹，則名微而衆寡，然操遂能克紹，以弱爲強者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賢能爲之用，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、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國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。劉璋闇弱，張魯在北，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、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結好孫權，內脩政理，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、洛，將軍身

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」先主曰：「善。」於是與亮情好日密。關羽、張飛等不悅，先主解之曰：「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。願諸君勿復言。」羽、飛乃止。

劉表長子琦，亦深器亮。表受後妻之言，愛少子琮，不悅於琦。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，亮輒拒塞，未與處畫。琦乃將亮遊觀後園，共上高樓，飲宴之間，令人去梯，因謂亮曰：「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言出口，入於吾耳，可以言未？」亮答曰：「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？」琦意感悟，陰規出計。會黃祖死，得出，遂爲江夏太守。俄而表卒，琮聞曹公來征，遣使請降。先主在樊聞之，率其衆南行，亮與徐庶並從，爲曹公所追破，獲庶母。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：「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，以此方寸之地也。今已失老母，方寸亂矣，無益於事，請從此別。」遂詣曹公。

先主至於夏口，亮曰：「事急矣，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」時權擁軍在柴桑，觀望成敗。亮說權曰：「海內大亂，將軍起兵據有江東，劉豫州亦收衆漢南，與曹操並爭天下。今操芟夷大難，略已平矣，遂破荊州，威震四海。英雄無所用武，故豫州遁逃至此。將軍量力而處之：若能以吳、越之衆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不能當，何不案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！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而內懷猶豫之計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！」權曰：「苟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」亮曰：「田橫，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，況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衆士慕仰，若水之歸海，若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復爲之下乎！」權勃然曰：「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！吾計決矣！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，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

抗此難乎？」亮曰：「豫州軍雖敗於長阪，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，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。曹操之衆，遠來疲敝，聞追豫州，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，此所謂『彊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』者也。故兵法忌之，曰『必蹶上將軍』。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；又荊州之民附操者，偪兵勢耳，非心服也。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，與豫州協規同力，破操軍必矣。操軍破，必北還，如此則荆、吳之勢彊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」權大悅，即遣周瑜、程普、魯肅等水軍三萬，隨亮詣先主，并力拒曹。曹公敗於赤壁，引軍歸鄴。先主遂收江南，以亮爲軍師中郎將，使督零陵、桂陽、長沙三郡，調其賦稅，以充軍實。建安十六年，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，使擊張魯。亮與關羽鎮荊州。先主自葭萌還攻璋，亮與張飛、趙雲等率衆泝江，分定郡縣，與先主共圍成都。成都平，以亮爲軍師將軍，署左將軍府事。先主外出，亮常鎮守成都，足食足兵。二十六年，羣下勸先主稱尊號，先主未許，亮說曰：「昔吳漢、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，世祖辭讓，前後數四，耿純進言曰：『天下英雄喁喁，冀有所望。如不從議者，士大夫各歸求主，無爲從公也。』世祖感純言深至，遂然諾之。今曹氏篡漢，天下無主，大王劉氏苗族，紹世而起，今卽帝位，乃其宜也。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，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。」先主於是卽帝位，策亮爲丞相，曰：「朕遭家不造，奉承大統，兢兢業業，不敢康寧，思靖百姓，懼未能綏。於戲！丞相亮其悉朕意，無怠輔朕之闕，助宣重光，以照明天下，君其勗哉！」亮以丞相錄尚書事，假節。張飛卒後，領司隸校尉。

章武三年春，先主於永安病篤，召亮於成都，屬以後事，謂亮曰：「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」亮涕泣曰：「臣敢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！」先

主又爲詔勅俊主曰：「汝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。」建興元年，封亮武鄉侯，開府治事。頃之，又領益州牧。政事無巨細，咸決於亮。南中諸郡，並皆叛亂，亮以新遭大喪，故未便加兵，且遣使聘吳，因結和親，遂爲與國。

三年春，亮率衆南征，其秋悉平。軍資所出，國以富饒，乃治戎講武，以俟大舉。

五年，率諸軍北駐漢中，臨發，上疏……遂行，屯於沔陽。

六年春，揚聲由斜谷道取郿，使趙雲、鄧芝爲疑軍，據箕谷，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。亮身率諸軍攻祁山，戎陳整齊，賞罰肅而號令明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叛魏應亮，關中響震。魏明帝西鎮長安，命張郃拒亮，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，與郃戰於街亭。謖違亮節度，舉動失宜，大爲郃所破。亮拔西縣千餘家，還於漢中。謖諉以謝衆，上疏……於是亮爲右將軍，行丞相事，所總統如前。

冬，亮復出散關，圍陳倉，曹真拒之，亮糧盡而還。魏將王雙率騎追亮，亮與戰，破之，斬雙。七年，亮遣陳式攻武都、陰平。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，亮自出至建威，淮退還，遂平二郡。詔策亮曰：「街亭之役，咎由馬謖，而君引愆，深自貶抑，重違君意，聽順所守。前年耀師，誠斬王雙，今歲爰征，郭淮遁走，降集氐、羌，興復二郡，威鎮凶暴，功勳顯然。方今天下騷擾，元惡未梟，君受大任，幹國之重，而久自抱損，非所以光揚洪烈矣。今復君丞相，君其勿辭。」

九年，亮復出祁山，以木牛運糧，糧盡退軍，與魏將張郃交戰，射殺郃。十二年春，亮悉大衆由斜谷出，以流馬運，據武功、五丈原，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。亮每患糧不繼，使己志不申，是以分兵屯田，爲久駐之

基，耕者雜於涇濱居民之間，而百姓安堵，軍無私焉。相持百餘日。其年八月，亮疾病，卒於軍，時年五十四。及軍退，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，曰：「天下奇才也！」

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，因山爲墳，冢足容棺，殮以時服，不須器物。詔策曰：「惟君體資文武，明叡篤誠，受遺託孤，匡輔朕躬，繼絕興微，志存靖亂；爰整六師，無歲不征，神武赫然，威震八荒，將建殊功於季漢，參伊、周之巨勳。如何不弔，事臨垂克，遘疾隕喪！朕用傷悼，肝心若裂。夫崇德序功，紀行命諡，所以光昭將來，刊載不朽。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，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，諡君爲忠武侯。魂而有靈，嘉茲寵榮。嗚呼哀哉！嗚呼哀哉！」

初，亮自表後主曰：「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弟衣食，自有餘饒。至於臣在外任，無別調度，隨身衣食，悉仰於官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贏財，以負陛下。」及卒，如其所言。

亮性長於巧思，損益連弩，木牛流馬，皆出其意；推演兵法，作八陳圖，咸得其要云。亮言教書奏多可觀，別爲一集。

景耀六年春，詔爲亮立廟於沔陽。秋，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，至漢川，祭亮之廟，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。亮弟均，官至長水校尉。亮子瞻，嗣爵。

評曰：諸葛亮之爲相國也，撫百姓，示儀軌，約官職，從權制，開誠心，布公道；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；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；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，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；善無微而不賞，惡無纖而不貶；

庶事精鍊，物理其本，循名責實，虛偽不齒；終於邦域之內，咸畏而愛之，刑政雖峻而無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。可謂識治之良才，管、蕭之亞匹矣。然連年動衆，未能成功，蓋應變將略，非其所長歟！國志卷三十五蜀志。

進諸葛亮集表

陳壽

臣壽等言：臣前在著作郎，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、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，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。亮毗佐危國，負阻不賓，然猶存錄其言，恥善有遺，誠是大晉光明至德，澤被無疆，自古以來，未之有倫也。輒刪除複重，隨類相從，凡爲二十四篇，篇名如右。

亮少有逸羣之才，英霸之器，身長八尺，容貌甚偉，時人異焉。遭漢末擾亂，隨叔父玄避難荊州，躬耕于野，不求聞達。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，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；亮深謂備雄姿傑出，遂解帶寫誠，厚相結納。及魏武帝南征荊州，劉琮舉州委質，而備失勢衆寡，無立錐之地。亮時年二十七，乃建奇策，身使孫權，求援吳會。權既宿服仰備，又覩亮奇雅，甚敬重之，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。備得用，與武帝交戰，大破其軍，乘勝克捷，江南悉平。後備又西取益州。益州既定，以亮爲軍師將軍。備稱尊號，拜亮爲丞相，錄尚書事。及備歿沒，嗣子幼弱，事無巨細，亮皆專之。於是外連東吳，內平南越，立法施度，整理戎旅，工械技巧，物究其極，科教嚴明，賞罰必信，無惡不懲，無善不顯，至於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道不拾遺，疆不侵弱，風化肅然也。

當此之時，亮之素志，進欲龍驤虎視，苞括四海，退欲跨陵邊疆，震蕩宇內。又自以爲無身之日，則未有能蹈涉中原，抗衡上國者，是以用兵不戢，屢耀其武。然亮才，於治戎爲長，奇謀爲短，理民之幹，優於將略。而所與對敵，或值人傑，加衆寡不侔，攻守異體，故雖連年動衆，未能有克。昔蕭何薦韓信，管仲舉王子城父，皆付己之長，未能兼有故也。亮之器能政理，抑亦管、蕭之亞匹也。而時之名將，無城父、韓信，故使功業陵遲，大義不及邪？蓋天命有歸，不可以智力爭也。

青龍二年春，亮帥衆出武功，分兵屯田，爲久駐之基。其秋病卒，黎庶追思，以爲口實。至今梁、益之民，咨述亮者，言猶在耳，雖甘棠之詠召公，鄭人之歌子產，無以遠譬也。孟軻有云：「以逸道使民，雖勞不怨；以生道殺人，雖死不忿。」信矣！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，而過於丁寧周至。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，周公聖人也，考之尚書，咎繇之謨略而雅，周公之誥煩而悉。何則？咎繇與舜、禹共談，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。亮所與言，盡衆人凡士，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。然其聲教遺言，皆經事綜物，公誠之心，形於文墨，足以知其人之意理，而有補於當世。

伏惟陛下邁蹤古聖，蕩然無忌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，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，所以明大通之道也。謹錄寫上詣著作。臣壽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。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，平陽侯相臣陳壽上。

諸葛氏集目錄

開府作牧第一

權制第二

南征第三

北出第四

計算第五

訓厲第六

綜覈上第七

綜覈下第八

雜言上第九

雜言下第十

貴和第十一

兵要第十二

傳運第十三

與孫權書第十四

與諸葛瑾書第十五

與孟達書第十六

廢李平第十七

法檢上第十八

法檢下第十九

科令上第二十

科令下第二十一

軍令上第二十二

軍令中第二十三

軍令下第二十四

右二十四篇，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。三國志卷三十五蜀志。

樹案：陳壽進集表有云：「刪除複重，以類相從。」知二十四篇乃是總目，其詔、表、疏、議、書、教、戒、令、論、記、碑、牋，各以事類相附，不以文體次比也。常璩華陽志紀開府作牧，多言用人，則與杜微書、答蔣琬教、獎姚佃教、稱吳濟教等文，宜在開府作牧篇。絕盟好議、正義、答法正書、答惜赦書等文，宜在權制篇。南征詔、南征教、薦呂凱表、諭諫書等文，宜在南征篇。爲後帝伐魏詔、出師表、祁山表、街亭自貶疏等文，宜在北出篇。草廬對、上先帝書、上事表、與步騭書、漢嘉金書等文，宜在計算篇。八務、七戒六恐、五懼、誠子、誠外生等文，宜在訓厲篇。與李嚴書、與李豐教、與張裔書、與張裔蔣琬論姜維二書、黜來敏教等文，宜在綜覈篇。梁甫吟、論前漢事、論諸子、論讓奪、朝發南鄭箋、師徒遠涉帖、司馬季主碑等文，宜在雜言篇。甘戚論、勸將士勤攻已闕教、與羣下教、與參軍掾屬教等文，宜在貴和篇。兵要今存十則。木牛流馬法、歲運蓬旅輦教等文，宜在轉運篇。與孫權書，今存二篇。與諸葛瑾書，今存九篇。與孟達書，今存二篇。與蔣琬董允論李嚴書、公文上尚書、彈李平二表等文，宜在廢李平篇。上言追尊甘夫人爲昭烈皇后、作斧救、作

七首教、作剛鎧教等文，宜在法檢篇。賊騎來教、步軍教等文，宜在科令篇。軍令，今存十五則。其餘有不能縷分并入者，未知係陳氏刪芟，抑仍在二十四篇之內，莫得其審矣。又按羣下上先帝爲漢中王文，係李朝造，先帝卽帝位昭告上下神祇文，係劉巴作，他本皆入侯集，今刪之。